

輿地广记

辛安河 半河故事半河金

王锦远

牟平城西约五公里，有一条流淌了千年的辛安河。它从深山幽谷中蜿蜒而来，穿山越水的清波，缓缓融进黄海的怀抱。这条扎根牟平大地的母亲河，全长43.5公里，流域面积283.2平方公里，不仅承载着古宁海州的历史记忆，更在潮起潮落的陪伴中，成为烟台东部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漫步辛安河畔，古韵与新景相映成趣，千年河道正焕发着鲜活的现代气息。西岸的辛安河科技文化主题公园亲民宜居，这座2015年开放的滨水生态公园，如今已是烟台东部家喻户晓的生态休闲名片。

辛安河其名，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名字，更是刻在老一辈牟平人心中的美好愿景。地方史志与考古实证相互印证，早在唐宋时期，两岸先民便已依河而居、耕织为生。而“辛安”二字，正是沿岸人们对现世安稳的无尽期盼。

所谓“辛”，是岁岁耕耘的勤勉，是步步拓荒的坚守。古时先民依山拓土、开山垦荒，筑堤固岸、治理水患，日复一日与山野共生、与洪水博弈。如今两岸平整的良田、安稳的村居，每一寸水土之下，都深埋着先民的汗水与执着。

所谓“安”，是岁岁如常的期盼，是生生不息的祈愿。先民盼河水安澜、无扰民生，盼田地丰饶、五谷充盈，盼阖家安稳、岁岁无忧。民间代代相传，辛安河最动人的寓意，便是历尽千辛、终得万安。这不仅是一条河流的名字，更是这片土地最朴素、最温暖的生活期许。

在这条流淌了千百年的河道里，藏着许多有趣的乡土印记。它的水上游，深山幽谷，溪水清浅，因“山峪汇泉、溪涧成流”而得名辛峪河；当溪水蜿蜒穿过辛安村时，才真正拥有了“辛安河”的名字。20世纪70年代，它曾在河道整治中短暂更名为“友谊河”，但千年的古名早已刻进百姓心中。

河有源，流有根。辛安河能够奔涌近百里，生生不息，得益于其东西双源汇流的独特格局。它的东源，出自狼洞顶一带，古时称作“半壁水”。深山水奔腾而下，收纳沿途的群山细溪，汇入朱车水库后，再缓缓向东流淌；而它的西源，则发端于松山，上段为磨山河，下段称作草埠河，一路曲折东流，跨越山水奔赴而来。

两股源头活水最终在高陵水库相拥汇聚，溢出库区的流水，便是辛安河上游的辛峪河。河水一路向东，沿途吸纳繁山、桂山各处山涧清流，流经解甲庄地界后，最终在东西谭家泊之间，缓缓汇入浩瀚黄海。早在清代《水道提纲》中，就有“辛安河，出宁海州西南山，北流入海，曰龙门港口”的明确记载。典籍落笔成文，为这条古河的源流，留下了确凿的岁月佐证。

山水灵秀之地，必有传奇相伴。

悠悠千年流水既滋养乡野，也孕育了一个个鲜活浪漫的民间传说。

辛安河上游南水桃林村东南的险道山下，有一处幽深静谧的险道湾，是当地最富神秘色彩的秘境水潭。这里潭水常年澄澈深邃、静谧清幽，自古就流传着一段“龙宫送信”的佳话。

古时候，一位在北京经商的牟平人思乡心切，托回乡的伙计捎封家书。不料伙计行至深山，被大雾迷了路。慌乱中，他想起主人的叮嘱，对着山崖大喊：“石门开，石门开，北京客人捎信来！”

奇迹真的发生了，山崖缓缓推开一扇石门，门后竟是一座仙气缭绕的龙宫。伙计把家书郑重递给龙王，龙王被这份人间真情打动，临别时赠了他一小篓黄豆。等伙计踏上归途，惊喜地发现篓里的黄豆全变成了赤金！这段沾着仙气儿又透着人情味的故事，伴着险道湾的流水，就这么一代代传到了今天。

如果说龙宫传说藏着故土温情，那么上游金线沟的故事，则承载着一方乡民的道义与风骨。旧时辛安河每逢山洪过境，湍急水流便会将山间砂金裹挟至溪底，乡民闲来沿河淘洗，偶有机缘可得质地厚重的狗头金。

传说从前，几位村民下河劳作时，偶然寻得一块硕大的狗头金。众人淳朴善良，不愿私藏，商议着用来周济乡邻。可贪心的县官得知后，竟派人上门强索。乡民们深知，山河珍宝属于一方水土，誓死不肯交出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深夜山间骤然风起云涌，一头神牛踏雾奔出，驮起狗头金绝尘而去，重回深山。自此，金线沟溪水依旧清澈，却再无人寻得大块黄金。

传说动人，现实更显厚重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辛安河迎来了淘金史上最繁盛的岁月。经地质勘探证实，从南水桃林至入海口的中下游河段蕴藏千万立方米含金砂石。1986年，国营辛安河砂金矿正式建立，开启了规模化、机械化的开采时代。

那些年，大型采金船昼夜穿梭于宽阔河面，筛洗和萃取间，让千年古河展露了深藏珍宝。在淘金最鼎盛的时期，矿区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着黄金，创下可观产值，为地方发展注入了强劲红利。与此同时，沿河百姓亦趁农闲以木簸箕、溜槽等简易工具淘洗砂金，虽收获微薄，却贴补了家用，成为一代人专属的河畔谋生记忆。

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随着浅层资源逐渐枯竭，矿区陆续停产。喧闹的河面重归静谧，只留下一段鎏金岁月，永远镌刻在牟平人的记忆中。

如今的辛安河，河道规整、水清岸绿，褪去了往日的淘金喧嚣，留存着千年人文故事与鎏金岁月，尽展时代新颜，完美兑现了古人“历尽千辛、终得万安”的美好祈愿。

方言撷趣

发现“獠头”

婴里

莱州民间有段关于小麦在场院中脱粒、晾晒的多谜底谜语，谜语由当年86岁高龄的老母口述给我：

团团州，滚地王，
四将军，八宰相。

nāo tou yuān sei 来赶上。

自然，这是老人家年轻时听来的乡间美妙创作。“团团州”，就是圆形的场院。“滚地王”，有州就当然少不了“王”，这位小麦脱粒的主角就是“碌碡”，这石碾子发力的方式就是“滚”，莱州话说“轱轮(len)”，于是就“滚地王”。“四将军”和“八宰相”都是“滚地王”的部下，只是数量多了点儿。不过，在民间文学的创作思维里，这种胆量是没有问题的。四齿木叉(莱州方言或称“四杈子”)就是“四将军”，是用来搬运小麦秸秆的利器。而“八宰相”就是八齿耙，木质，形如钉耙，专用于小麦颗粒晾晒的翻动。

以上四个谜底顺利揭开，只是最后这个“nāo tou yuān sèi”给谜语谜面的解读带来了不小的难度。其实，谜底是知道的——“扫帚”，小麦颗粒晾晒过程中还有一道工序，那就是用扫帚掠扫小麦颗粒上层的麦糠。但鉴于老母口耳相传得到的谜面，按其文化水准也难解个中疑惑。于是笔者因声求义，想“芫荽”(莱州方言为“yān sei”)音近于“yuān sei”，形似于“扫帚”，就想当然地先这么写下来了，但心中一直是惴惴不安的。其实当时也是太囿于字音了，如果联系前文的“王”“将军”“宰相”，是可以想到音近的“元帅”的。但即使确定了“元帅”，对前面的“nāo tou”也还是不知所云。因为“扫帚”的“七叉八毛”的外形，心中约摸是“蓬乱”之义，只好先用常用词“挠头”二字记音，不过真真是让人“挠头”了。

有言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近读殷晓杰博士《明清山东方言词汇研究》，其中“明清山东方言词汇通释”一节，“獠头”一词赫然在列，着实令笔者激动了一阵儿。殷博士引《金瓶梅》第三十一回：“身穿五彩洒线獠头狮子补子员领(又作圆领)。”其中“獠头”，白维国《金瓶梅词典》：“獠头，头上毛发纷乱。”殷文介绍，古籍中“獠”亦作“挠”。如明·沈榜《宛署杂记·民风二》：“不梳头曰挠头。”且“獠(挠)头”也是可以插入其他成分的“离合词”。如可以说“獠了头”“獠着头”。如《醒世姻缘传》第四十五回：“见素姐挠着头，没

缠了脚，心里也还道是和女婿同在房中。”第七十四回：“且说素姐进到房中，狄希陈挠着头，肿的只胳膊大粗的，倒在床上哼哼。”即便到了清代的《聊斋》，也有“挠头”表示“毛发纷乱”的例子。如《聊斋志异·增补本》第二十八回：“贱奴幼在妈娘手，挠头赤足不成材，多亏妈妈好心疼。”“獠头”也好，“挠头”也罢，反正都是同一个词义——“毛发蓬乱”。如此，则谜语的最后一句真相大白：“獠头元帅来赶上”，就是说打场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由“毛发纷乱”的扫帚“元帅”大显神威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掠场”。

细想想，莱州民间还偶有“獠头元帅”的用例。如戏谑年少不知爱美的小姑娘头发蓬乱说“看你像个獠头元帅样”。说是说了，但发话人未必知道这“獠头”姓甚名谁。所以说，胶东方言词语里知其音不知其字者甚多，有志者可大有作为。

莱州方言有“獠头”，烟威各地或许也会找到其踪影吧？据殷晓杰博士介绍，离我们不远的胶南方言里就有“獠搔”“獠号儿”的说法，就是“头发蓬乱”的意思。无论如何，发现了“獠头(挠头)元帅”的真身，能给读者朋友一个得体的谜面，也让自己悬着的心终于有了一个归宿，何其乐也！

高兴之余，将稿子发给几位同道文友指瑕，调查诸位方言里是否也有“獠头，挠头”的存在。没承想，这一问就问出了新问题。

首先，李宪文君提供了北京快板书绕口令《十八愁》的例子：“大大妈家一个挠头狮子狗”，这“挠头”也就是“獠头”，“狮子狗”那长毛蓬乱的头脑正合其词。查《北京方言词典》，“挠头”果然在列，释义：“头发蓬乱。”例证：“她挠着头就出去了。”“瞧这个挠头疯子。”《北京方言词典》还收有“挠头蹉跎(dié xiè)”一词，释义是“形容头发蓬乱的样子。”例证为“看你挠头蹉跎的，还不挠挠？”“蹉跎”我们熟悉的意思是“小步走”和“徘徊不定”，但查知“蹉跎”还有“颤动”义，如花枝在风中轻轻摇晃的样子，就可用“蹉跎”描写，所以“挠头蹉跎”的搭配又给“挠头”增加了动感。再查《汉语大词典》，收有“獠狮狗”条，释为：“卷毛狗”。如《金瓶梅》第二十四回：“玳安道：‘俺家那大獠狮狗好不厉害，倒没的把应二爷下半截撕下来。’”《儒林外史》第五十三回：“到了来宝门口，一只小獠狮狗叫了两声。”所以，我感谢宪文帮我开阔了眼界。